

革命故事选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villag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s, featuring tiled roofs and white walls, situated on a hill.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layered mountains in shades of green, yellow, and red,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. The foreground is a solid dark red color.

山里红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山 里 红
(革命故事选)

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4月第1版 1972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96·179 定价：0.21元

目 录

向阳列车.....	(1)
列车飞奔.....	(10)
竞 赛.....	(14)
深夜追车.....	(18)
车从北京来	(21)
山里红	(26)
鱼龙坝	(32)
捉“鳝”记	(42)
把 关.....	(47)
接 班.....	(55)
特别医生.....	(62)
向红管天.....	(68)
老鹰嘴上挂红灯	(73)
水	(77)
送茶壶	(80)
让新房	(84)
为人民服务的门不能关	(88)

向阳列车



上海铁路分局南站工人写作组

东风浩荡战歌嘹亮，
交运战线运输繁忙，
迎接“七一”红心向党，
共产主义大协作永放光芒。

六月上旬的一天上午，黄浦江北岸的一个水陆联运的火车站里，显得格外热气腾腾。整个装卸作业货场上，红旗招展，吊机林立，汽笛欢鸣，车辆奔驰，一派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景象。矗立在货场中央的巨幅毛主席语录牌上，写着一行夺目大字：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，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。

为了迎接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，车站党委决定在今朝开出一列7150次向阳列车。这次向阳列车，要求作业时间比平时缩短一半，而开出的车辆却要增加三分之一。任务艰巨，时间紧，质量要求高。铁路工人决心学习大庆人的革命精神，艰苦奋斗，去完成任务。

现在，战斗越打越紧张。联合运输装卸班的战士们挥汗战斗，个个象猛虎下山岗。班长罗永江，这个四十开外的共产党员，身穿一套打了补丁的蓝布工作服，头戴安全帽，一副硬梆梆的身板，黑里透红的脸颊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此刻，他站在吊机的平台上，正聚精会神地指挥着装车。

“嚯、嚯、嚯”，随着一阵急促的哨子声，一辆悬吊在空中的推土机，平稳地放进了车皮。罗永江顾不得擦汗，又飞步跨上旁边的车皮，正要指挥反修吊机开过来吊运机器零件，忽见江边码头那边，有一个人影直向这里奔来。这个人还不停地喊着：

“罗班长，罗班长！”老罗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班里派去支援海港抢卸万吨货轮上物资的小张。老罗想：小张他们去了才三个小时，不会这么快回来。想必又有新的问题。因此，没等小张开口，老罗就问：“海港装车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那边缺吊机，船上货物装不上车皮。真是老牛落在水井里，有劲使不上呀！”

老罗忙问：“周调度怎么安排？”

“唉！”小张擦把汗，喘了口气说：“他讲吊机都在作业，抽不出去。”

“这不行”，老罗也跟着急了起来，“货轮上装的是支援世界革命的物资，决不能耽误。这样吧，把我们那部反修吊机开去。”小张听老罗讲要把班里仅有的一部吊机抽去，就说：“那我们的任务呢？”这时，班里其他同志见小张顾虑本班的任务，便插话说：“小张，困难吓不倒我们。咱们现在搞联合运输，就要把困难留给自己，把方便让给别人。海港缺吊机，我们就支援。”

眼前这些困难，老罗是一清二楚的。但是他想：海港的

困难比自己大，为了保证向阳列车正点开出，应该主动挑重担。他把手一挥，对大家说：“铁路，海港，汽车是一家人。现在海港比我们更需要吊机，我们应该开去支援。留下的任务，我们用两个肩膀一双手，坚决把它完成！”他立即叫人把吊机开到江边，又合理安排了人力，自己到调度室汇报情况。

总调度员老周一了解情况，就问：“老罗，你怎么卖糖敲锅，豁老底啦！自己的任务怎么办？”

老罗拍着肩膀伸出双手说：“老周，咱们还有这个‘传家宝’哩！”

老周忙说：“光靠两个肩膀一双手也不行啊，你要知道现在装的机器零件有好几百箱，每箱一百公斤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如果一件件扛，时间不允许啦！”

老罗取下安全帽，笑着说：“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，三座大山咱都能搬掉，还怕这几百箱小小的机器零件！”

老周听了，禁不住笑起来：“老罗呵，说实在的，你这样做精神很好，可我真有点象吊机上的滑轮，放绳放钩不放心呀！”老罗会心地笑了笑，也坐到调度台旁，和老周一起研究下一步作业计划。

这时，忽然听得楼梯“腾、腾、腾”一阵响，门推开，走进一个人来，年纪五十开外，身穿一套土布衣裳，裤筒高卷，脚踏一双橡胶底凉鞋，肩背布包，手拿一顶大草帽，满头直冒热气。老罗一见，估计是个社员，又见他那副焦急的神情，忙拉他坐下来，说：“大伯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慢慢地说吧！”这位大伯抹了把汗，一五一十地把要求运输鱼苗的事说了出来。原来跃进公社贫下中农为了迎接“七一”，向党

献礼，决定将他们精心培育的六十万条良种鱼苗装运到湖南韶山。因为鱼苗是活口，装在铁桶里，加上天气热，需要及时运输，不然的话，鱼苗就要死亡。公社的贫下中农千叮万嘱，要这位张大伯护理好这批鱼苗。因此，驳船一靠江边，张大伯就直奔调度室，来联系装运鱼苗的车皮。老罗听毕，心里一阵激动，想到贫下中农无限热爱毛主席，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。他急忙把脸转向老周，说：“能不能增调一节车皮，我们包下这任务！”

老周摇了摇头，指着桌上写得密密麻麻的计划表说：“老罗，没有车啦。全站所有车皮，都排满了，没有办法了！”

“能不能调整一下呢，这可是运到毛主席故乡去的呀！”

“这我知道！”老周忙解释说：“可是，调整计划会打乱向阳列车的出发计划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老罗却满怀信心地对张大伯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鱼苗挂上向阳列车。”

这可急坏了老周，他冲着老罗说：“你们把吊机支援了海港，任务这么艰巨，现在又要装鱼苗，开车时间你考虑过没有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“依靠群众，办法无穷！走，我们到现场去。”老罗没有直接回答，却带了张大伯直向现场走去。

他们一到现场，只见联合运输装卸班的同志们，个个龙腾虎跃，正在把一箱箱机器零件往车皮里装。班里的同志一见班长老罗回来了，便围了上来，争先恐后地说，二十辆装车任务已完成十五辆，只要再加一把劲，就可以按时发车。老罗见大家干得十分出色，心里一阵子高兴。接着，老罗便

把张大伯要求抢运鱼苗的事告诉大家。还说：“这鱼苗是运到毛主席故乡去的，一定要挂上向阳列车。可是现在没有车皮，大家看怎么办？”

老罗这一说，全班同志你一言我一语，热烈地议论开了。大家说：“鱼苗是支援毛主席故乡人民建设的，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顶上！”正在这时，一个工人站起来说：“为了迎接‘七一’，咱们自己挖潜力，来个见缝插针填空档！”

“填空档？”大家不解地问。

“是这样，刚才装的推土机和机器零件是到同一个站头的，推土机车皮只装两件货，空档很大，咱们把机器零件翻装到推土机车皮的空档里，节约一个车皮装鱼苗。”

这个办法一提出，大家一致称好。

老罗见大家信心这么足，又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，心里十分高兴。但是他想：越是在关键的时刻，越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。他给大家读了段毛主席语录：“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。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，尤其是这样。”接着说：“过去，大叛徒刘少奇在我们交运战线，推行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，搞什么‘生产第一’‘指标第一’‘利润第一’，鼓吹‘大利大干，小利小干，无利不干’，造成了物资的积压，严重地影响了工农业生产。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这些修正主义黑货，全心全意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。”

老罗的话音刚落，站在他旁边的张大伯禁不住伸出粗大的双手，紧紧握住老罗，异常激动地说：“你的话讲到我的心里去啦！”

张大伯为啥这样激动？原来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，张大伯也曾到车站来办理过鱼苗运输。但那个时候，在大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，铁路、海港、汽车各自为政，分散经营，相互踢皮球。张大伯为了托运一车鱼苗，曾经东跑车站，西跑海港，签字盖章，盖章签字，被繁琐的手续弄得头脑发胀，眼睁睁看着鱼苗大批死亡，张大伯感到非常气愤。现在，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铁路、海港、汽车大搞联合运输，千方百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，甚至对计划外的一车鱼苗都要尽一切力量，想一切办法及时运输。张大伯想到这里，对大家说：“我也算一个，我们一道去干！”这时，全班同志个个干劲冲天，齐声说：“老罗，就这么干吧！”老罗见大家劲头这么足，心里更踏实了。他把手一挥，沉着地说：“咱们马上开会研究，订出作战方案，向党委汇报！”人多办法多，不一会，一个完整的方案出来了。老罗把这个方案向正在现场指挥的党委书记老陈作了汇报，立即得到了支持，老陈要他们多设想些困难，打好这个硬仗。

战斗打响了。汽车工人及时把鱼苗从江边运到装车线，工人们翻的翻，装的装，好不热闹。

哪里知道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刚才还是烈日当空，顷刻却是乌云密布，大雨倾盆。车站顿时雨雾迷茫，调度室的玻璃窗被豆大的雨点打得当当直响。总调度老周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雨怔住了。因为此刻离向阳列车出发时间只有个把小时了，在暴风雨中光凭两只肩膀一双手能解决问题吗？眼下关键的问题是时间，时间啊！“呜——”反帝型机车猛吼一声，飞快旋转着车轮，从窗外呼啸而过，列车已经开始连接

编组，快发车了。老周越想越呆不住，他随手拿起一件雨衣往身上一披，跑出调度室，顶着暴雨向货场冲去。

这里战斗打得很激烈，老罗带头扛着木箱来回飞奔，边跑边放开粗壮洪亮的嗓门高呼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。战斗的工人们全身被瓢泼大雨淋得湿透，但大家坚持扛的扛，搬的搬，干劲冲天。老周揩了揩满脸汗水，往车厢里一看，不觉心里一惊，原来，还有一大批木箱堆在那里。老罗一见老周急匆匆的样子，便笑嘻嘻地朝着他说：“怎么，一场暴雨就把你冲下来啦！”老周指了指手上的表，焦急地说：

“我的罗班长，列车误了点，怎么办？”他一边摊手，一边转了一下眼珠：“这样吧，我去想办法。”说完转身就跑。这时，一道闪电划破长空，四处雷声隆隆，老周在附近装卸值班室，抓起电话筒大声喊道：“喂，喂，是海港吗？……我是周调度，想和你们商量一下，联合运输装卸班任务很重，是不是把反修吊机……”老周正要把话说下去，突然，电话机被一只粗茧大手紧紧按住，他抬头一看，急叫起来：“老罗，你看看这是什么时候，这……”

老罗坚决地说：“吊机不能抽回来！”

“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，可是把吊机抽回来，也是为了向阳列车正点出发嘛！”

“不！”老罗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不是抽一台吊机，而是抽掉了我们的全局观念呀！我们的向阳列车，可要开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。就是用两个肩膀扛，也要一件件扛上车！”话音刚落，老罗已经跑出装卸值班室，扛起箱子就跑。老周见老罗浑身湿透，有一股棒打不回头的革命劲头，

猛然觉得在这激战的最后时刻，关键的问题不是时间，不是机械设备，而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！他顾不得什么，把身上披的雨衣一甩，也跳进车皮，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。……

俗语说：人心齐，泰山移。在老罗的革命精神鼓舞下，全班同志一个顶几个用，加上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，双管齐下，交替作业的方法，机器零件的翻装和鱼苗的装运进度大大加快。正在这时，“呼隆隆”一阵马达声从远处响起，透过雨雾，只见大队人马和两台大型吊机，浩浩荡荡前来助战。原来海港抢卸万吨货轮上物资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，海港、汽车工人听说装运鱼苗遇到困难，马上抽调人力和吊机赶来支援。

初夏的暴雨，被人们称作阵头雨，也象铁路里的特别快车一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霎时间，雨过天晴，车站码头变得格外清晰明亮。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，向阳列车编组成列，等待出发。七十多节车皮连接成一条长龙，横跨车站东西，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，显得十分威武。这个时候，全站沸腾起来，一张张大红喜报红光灿灿，一阵阵锣鼓声震动大地。党委书记老陈手捧大红喜报，前来向联合运输装卸班祝贺。顿时全场掌声雷动。总调度员老周望着这欢腾的场面，深有体会地说：“这一场战斗给我的教育实在太深了，要做好一个调度员，首先要肃清头脑里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，把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搞好。”

这时，张大伯已快步跑到老罗面前，激动地说：“鱼苗虽然一车装完了，但是你们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红心，对党对人民的无比深情，却是千车万船也装载不

尽！我要好好向你们学习。”

老罗放开洪亮的嗓门谦逊地说：“我们做的离开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还很远。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奋勇前进！”

“呜——”欢鸣的汽笛声震动浦江两岸，粗壮的火车排气声响彻万里长空，向阳列车朝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飞驰向前……。

（载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七日《文汇报》）

列车飞奔

孙柱章

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，二二〇四次列车装满货物在铁路线上风驰电闪般地开过去了。松江站的扳道工、共产党员曾宪久凝望着列车的背影，心中在想：列车啊！你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飞驰吧！把大庆的石油，大寨的粮食，运往祖国各地。咱们铁路工人宁可血管断，也要保证列车畅通！

曾宪久把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踏实的工作密切的结合起来。每次列车通过前后，他总是把钢轨认真的检查一遍。

二二〇四次列车开过去了，曾宪久照常检查了一遍，没有发现任何故障，便直朝值班室走去。

“的铃铃……”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。

曾宪久连忙走过去，象往常一样，聚精会神地拿起电话来听。

“喂！二二二九次列车十九点二十四分从松江发车。”

“保证列车安全通过！”曾宪久响亮的回答。

曾宪久刚放下电话，突然，隐约地听到外面“当”的一声，好象是钢铁的撞击声。

这一声立刻引起了曾宪久的高度警惕，瞬时，毛主席关于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教导在他的耳边响着。他想，敌人是屋檐下的洋葱——根焦叶烂心不死，莫非是阶级

敌人在破坏？这时候，他连忙跑到门外，侧着耳朵向西面听听，没有发现声音，再向东面听听，又听到了轻微的“当”的一声。

“有坏人！”说着他急忙跑进屋里，推醒了准备上夜班而正在睡觉的老姜同志。

“快！快！！外面有响声，我去看一下，二二二九次列车快发车了，你去把道口的栏杆放下来。”说着，曾宪久提起信号灯以很轻的脚步沿着钢轨向东面跑，两只眼睛鼓得圆圆的，竭力向前面看去，可是前面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当他跑到离钢轨弯道处十米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黑影在轨道中晃了一下，他就向黑影飞奔过去。当他又跑了五米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坏蛋猫着腰，鬼鬼祟祟的，手里正搬着一块十多斤重的铁板向钢轨上放。

这时，曾宪久倒竖着两道剑眉，两只眼睛迸发出愤怒的火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冲去。快冲到敌人面前的时候，他把手里的信号灯猛地照在这个家伙的脸上。

“干什么的！”曾宪久大吼一声。这声音象一声霹雳，在长空轰鸣；又象炸向敌人的重磅炸弹，回荡在天空。

那个家伙听到这突如其来的、威武雄壮的声音，吓得面如土色，魂不附体，颤颤抖抖地回答着：“我——没——干什么。”

曾宪久迅速关掉信号灯，象夜老虎下山似的扑向敌人，两只臂膀象两只巨大的钢钳，把那个家伙连手带身子紧紧地钳住。

可是，敌人拚命挣扎，两只手死命地拉住钢轨中的拉杆，妄图拖延时间。

曾宪久正在与敌人搏斗时，听到“呜……”的汽笛声。二二二九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过来了。

汽笛的声音越来越响，轨道的震动越来越大。曾宪久胸膛里卷起暴风，心头敲起了急鼓，牙齿咬得咯咯咯直响。他想，共产党员为革命不怕牺牲，今天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证列车安全通过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站稳脚跟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猛地把敌人挟起，象拖死猪似的拖出了轨道外。

这时二二二九次列车满载着货物在铁道线上飞驰着，机车上的照明灯象一股巨大的闪电，划破了夜幕，照亮了大地。

曾宪久转过头来，一个危险的景象猛地跳进了他的眼里：轨道上除了放有七块铁板外，还横放着两根粗重的枕木。

列车离他们很近很近了，稍微再拖延半分钟就会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。

“能让列车遇险吗？不！一定要保障阶级兄弟的安全，决不让国家的财产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，共产党员要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，就是把命豁上了，也要排除险情保证列车通过。”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金石般的铿锵的心声。

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老姜同志已放下道口的栏杆，向出事地点飞奔而来。突然，他发现曾宪久紧紧地抱着一个人，拼命地往地下揪。“一定是坏蛋。”他一个箭步跳到坏蛋身旁，帮助曾宪久把坏蛋死死地揪在地下。

这时，机车运转声震耳欲聋，照明灯射向长空，大地如同白昼。车轮在曾宪久心上滚动，他额上突出了青筋，心中燃着急火，豆大的汗珠从脸上蹦了出来。蔡永祥英勇牺牲的

光辉形象在他脑中闪过，毛主席关于发扬勇敢战斗精神的教导在耳边亲切地响着。这时，他热血沸腾，眼里射着智慧的光芒，身上增添了无穷的力量，象一个峥嵘的巨人闪电般地跳入轨道中，手中挥舞着红色停车信号，口中急促地吹着哨子；又旋风似的转过身来，猛地把粗重的枕木搬出轨道外。当他搬出两根枕木和两块铁板时，民兵们闻讯赶到，抢出了其余的五块铁板。当最后一块铁板被抢出时，由于看到了紧急停车信号，列车采取了紧急制动，正好停在他们面前。

民兵们把那个敌人押了下去。

同志们检查了一下轨道，列车又继续前进了。

列车在飞奔，汽笛声清脆嘹亮，它豪迈地宣告着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铁路工人是英雄的钢铁汉，是所向无敌的铁道战士。

（载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《文汇报》）

竞 赛

上海铝材一厂 管新生

“乙班班长患急性阑尾炎住院了！”本来，这不是什么大事。可是今天不同了，因为甲乙两个班组是在全厂大会上鼓对鼓、锣对锣地当面挑应战的。这几天来，你追我赶，互不相让。前天甲班放了二百五十卷子的高产，后来乙班赶了上来，二百五十五只，昨天甲班又赶了上去：二百五十八只！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乙班班长病倒了，乙班的同志可真急哪！本来甲班就比乙班多一个人，这一来，乙班的人就更少了。

这时候，甲班班长老马立即召集班里的人开会，在班务会上，班长老马说：“现在乙班班长住院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艺徒小张看了一下坐在旁边的老方师傅立即说：“抽人支援乙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，何况我们本来就多个人，我建议老方师傅去！”

老方师傅嘿嘿笑了两声，头摇得象个拨郎鼓，说：“我不闹意。”

小张以为老方师傅不愿意去，急着说：“乙班人少，有困难，我们应该支援他们呀，你怎么不同意去！”

老方拍了拍小张的肩膀：“小张，你说，我们为什么支